

JIANGSHAN
ZHI
SHIJIAN
SHIZHONG NIHAO

叶阳岚
著

世间始终你好

上

我不知
我只知
因为云

信仰，
那里最无法舍弃的人，
出才风景如画啊！

之
世间始终你好

叶阳岚 著
上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山之世间始终你好 / 叶阳岚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52-4072-3

I. ①江…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8045号

书 名 江山之世间始终你好
著 者 叶阳岚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孙红彦
封面设计 小 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5
字 数 506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072-3
定 价 5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 世间始终你好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凤血长殷，此恨滔滔 / 1
- 第二章 公主归来，力挽狂澜 / 37
- 第三章 教母杀人，猎场风波 / 66
- 第四章 陈年情事，谋杀亲夫 / 96
- 第五章 舍身救美，与虎谋皮 / 124
- 第六章 睚眦必报，棋逢对手 / 152
- 第七章 栽赃嫁祸，用心良苦 / 179
- 第八章 谋得兵权，冷血国师 / 203
- 第九章 帝王无情，三人同行 / 226
- 第十章 四海霸业，公子倾城 / 250



江山

● 世间始终你好

目录(下) CONTENTS

- 第十一章 白奕重伤，杀机隐现 / 277
- 第十二章 秦菁之怒，杀人灭口 / 305
- 第十三章 初吻初心，血债盟约 / 334
- 第十四章 秦晋之好，一眼万年 / 361
- 第十五章 婚宴杀机，机关算尽 / 388
- 第十六章 痴情绝情，醉卧君膝 / 416
-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樊泽失踪 / 441
- 第十八章 天崩地裂，乾坤在手 / 468
- 第十九章 偷梁换柱，前世谜底 / 495
- 第二十章 真相大白，古道截杀 / 524





第一章 凤血长殷，此恨滔滔

“啊——”

十月的夜，森冷且阴暗，此时正值夜半三更，女人近乎绝望的尖叫声夹杂着痛苦的悲泣时高时低，回荡在空荡荡的宫殿群中，十分惨人。

大秦皇室这两代人丁不旺，先帝爷四十二岁驾崩，身后就只留下两位皇子和四位公主。太子十岁登基，也是到了九年后的今天才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可那祁贵人怀胎十月还偏偏难产，这不，已经连着疼了两天两夜了，孩子始终没能生下来。

安宁殿里灯火通明，数十个宫女嬷嬷低垂着脑袋来来回回地忙碌，却没人敢吭声。整个院子里既热闹又安静，只能听见匆匆忙忙的脚步声。一盆又一盆的热水被端进去，不多时，满是腥味的血水又被送出来。

“嬷嬷，奶娘……”已经号叫到沙哑的女声带着惊惧的喘息和低低的悲泣，“我不生了，我好痛，我不行……不行，我没有力气了，求求你们……啊——”

年老的妇人焦急地哭出来，在旁边不断劝慰：“小姐，您再撑一撑，再撑一撑，就好了……”

“贵人，用力啊！”稳婆更是满头大汗，不断催促，“快快快，再拿碗药来灌下去。贵人您再忍忍，可千万别睡，已经开到两指了，就快了。”

一阵吵嚷声过后，安宁殿里又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一个身材微胖的嬷嬷擦着额头上的汗走出来，跨过高高的门槛，迈着小碎步拐到旁边的回廊上。彼时，一身金色凤袍的女子安静站着，看上去三十岁上下，发髻高高绾起，雍容华贵。

那女子模样生得很好，就是身子有些单薄，描摹得十分精致的妆容已经掩盖不住过于苍白的颜色。她神情不安地看着眼前不断往来的宫人婆子，死咬着的下唇上隐隐有一丝血迹渗

出来。旁边跟着的宫女晴云看见了，忙从袖子里抽出帕子心疼地帮她擦了擦：“公主，您已经在这儿守了两天了，奴婢看您脸色很差，要不还是回宫歇一会儿吧。奴婢替您守着，有消息就马上回去告诉您。”

看着她眼中的关切，秦菁轻轻握了下晴云的手。

她手指枯瘦，此时在冷风中站得久了，更是冰凉一片，如死人一般。

“公主——”晴云猛地打了个寒战，心里一酸，险些就要落下泪来，恰在此时，李嬷嬷到了跟前。

秦菁原本空洞的眸子里多了点颜色，她放开晴云的手迎上去：“李嬷嬷，里头怎么样了？”因为长时间的疲累干渴，她的声音听起来低哑无力。

“唉！”李嬷嬷重重叹了口气，一脸愁苦地又扭头去看身后的寝殿，“公主，这祁贵人都疼了两天两夜了，虽然太医下了好多剂药吊劲儿，可眼见着已经是没有力气了，孩子到现在还没露头，这可怎么办啊？”

大约是药力又起了作用，李嬷嬷这么说着，里头已经稍稍安静了会儿的祁贵人又尖叫着痛哭起来：“奶娘救我，我好痛——”

她哭得凄凉，秦菁听着不忍，一时精神就有些恍惚。

“唉！”李嬷嬷连连叹气，无计可施之下，突然快步走到台阶底下的院子里，仰头看着天上的几颗残星，双手合十拜了拜，“皇天后土在上，太后娘娘在天有灵，可千万要保佑皇上，保佑祁贵人母子平安啊！”

秦菁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回头看去。那一刻，她也想起了自己的母后，那个为了保全儿子的皇位被逼走上绝路自缢的女人。是啊，母后生前为了护住自己跟宣儿连命都舍了，此时她若在天有灵，定然不能看着他们走到绝路吧？

这样一想，她心里又隐隐生出一点微弱的希望。

“传本宫懿旨——”秦菁无力地闭了下眼，再睁开时，原本空茫无神的瞳孔里突然闪过一抹决绝的冷色。

李嬷嬷听到她的声音，赶紧拿袖子抹了把泪回过身来，待看清她眼中黑白分明的凛冽光芒，竟是狠狠愣了一下。

秦菁毕竟是她看着长大的孩子，自小就不是个争强好胜的性子，虽然太后娘娘仙游之后，她为了守住小皇帝变了很多，人前人后脾气也改了很多，但在骨子里，她始终不是这种面冷心冷的人。

敛了敛神，李嬷嬷快走两步迎上去：“公主，您有什么吩咐？”

秦菁回头看一眼身后的寝殿，微微吐出一口气：“李嬷嬷，你进去告诉祁贵人，只要今天她能顺利诞下皇子，明日早朝过后，她就是我大秦的皇后。”

语气坚定，不容置喙。

祁贵人出身并不显赫，虽然家世清白，算个书香门第，可她父亲只是五品地方官，以她这样的出身，想要坐上一国之母的位子，显然极为勉强，但在大秦王朝，荣安长公主的一句话却高过圣旨，无人敢驳。

大家心照不宣，大秦现在的皇帝原是个傻子，快二十岁了还懵懵懂懂，像个七八岁的孩童，加上太后早逝，皇室之中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这个一母所出的嫡姐——荣安长公主。

虽然朝臣从一开始就反对女子干政，可是宣帝主不了事，总不能看他在朝堂上胡闹，为了阻塞悠悠之口，便只能把秦菁推了出来。

朝堂上垂帘听政，后宫中手持凤印掌管一切，虽然没有追加“摄政公主”的头衔，但在朝臣子民心中，她已然占了这个位子。

李嬷嬷不敢怠慢，赶紧应声跑进去传信。

不知是不是秦菁的许诺起了作用，李嬷嬷传旨出来不久，突然听见里面大喜过望的一片欢呼声：“啊，生了，生了！”

秦菁心下一紧，双手拢在袖子里，死死攥住袖口，暗暗祈祷千万要是个皇子。

她竖起耳朵等着，可是继方才那一阵欢呼声过后，安宁殿里出其不意地安静下来，只在一瞬间就没了人声，死一般沉寂。

李嬷嬷和晴云面面相觑，秦菁的心开始往下沉——

因为，她一直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

“我去看看！”过了好一会儿李嬷嬷才回过神来，提了裙摆还不待抬脚，里面负责接生的稳婆却是双手捧着个黄布做成的襁褓步履沉重地走了出来。

不同于别家生了孩子的喜气洋洋，稳婆脸上挂着泪痕，神情悲切。

秦菁瞪大了眼愣愣看着，她想到了什么，却又努力逼迫自己回避那个念头，就那么眼睁睁看着稳婆把襁褓双手呈送到面前。

整个宫殿鸦雀无声，先前往来奔走的宫女婆子都在四下站着，几十道视线齐刷刷投射在她身上。

秦菁突然想要转身走掉，可脚下又像是生了根，挪动不了分毫。

她挣扎了许久，抬了三次手，想要掀开襁褓瞧一眼，可手抬到半空又总是收回去。到第四遍的时候，她已经颤抖得不像样子，脸色亦是青白相加，十分难看。

“公主别看了。”稳婆看着她极力挣扎的样子，终于不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绝望道，“是个死胎！”

秦菁的手刚触到那襁褓一角，没有来得及扯住，稳婆已经哭着跪了下去。

死胎？秦菁顿觉天旋地转，双腿一软险些从台阶上栽下去，好在一手扶住了身边的廊柱才勉强稳住身形。

“这不可能！”李嬷嬷愕然瞪大眼，恼怒地大叫一声，大着胆子上前，掀开稳婆手里举

着的黄布瞧了一眼，紧跟着眼泪落了下来，悲戚道，“真真是作孽啊，太后娘娘，这可怎么办啊！”

李嬷嬷跪到秦菁脚下，拽着她凤袍的一角悲痛地大声哭喊，院子里开始传来宫人很低的议论声。

秦菁茫然站着，心里越发冷了。她打了个寒战，回头去看黑得透彻的夜色，喃喃低语：“果然是天不肯佑我与宣儿？”

安宁殿里正要乱作一团，就见院子外头匆匆走进一个人来，身形偏瘦，手抱拂尘，健步如飞。

来人是管海盛，当年先帝身边的近侍，如今亦是跟在秦宣身边的大太监，在宫里可谓只手遮天的大内总管。

这些年他一直随侍在秦宣身边伺候他起居，现在夜半三更，他却只身跑来这里，秦菁心下一慌，跪在脚边的李嬷嬷已经擦干眼泪迎了上去：“大总管怎么来了？是皇上那边要寻长公主吗？”

“不是！”管海盛收了拂尘，本本分分地对秦菁施了一礼。

因为孩子的事，秦菁精神一直恍惚，此刻，心里却有种不好的预感在不断攀升。

“公主殿下……”管海盛欲言又止般顿了一下，“刚刚宫门守卫来报，说洛王殿下带人把四处宫门围住了，不许任何人进出，连宫里负责采买的太监都被挡了回来。”

秦菁脸色一白，脚下紧跟着一个虚软。

“公主小心！”晴云慌忙上前扶住她。

秦菁隔开她的手，自己稳了稳身形，往前一步，站在管海盛面前，颤声道：“什么时候的事了？”

管海盛始终低垂着脑袋，偷偷拿眼角的余光打量了一遍她苍白如纸的脸色，这才小心翼翼道：“已经……整整两天了！”

两天？想来也该是这样。

自从九年前宣儿登基，蓝太妃那党人就无不存了这样的心思，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这么久，为的就是要把宣儿拉下马，让自己的人取而代之。如今这样的大好机会，他们怎会放过？

封锁宫门，这是想要借机逼宫吗？

这么大的阵仗，无非冲着祁贵人的肚子来的，他们的盘算秦菁知道，如果祁贵人诞下公主，那么宣儿不堪大用又后继无人，退位让贤指日可待；如若不是，重兵围困之下，这个孩子的性别还不是由他们来论断？

可偏偏人算不如天算，祁贵人没有福气，只诞下一个死婴，连这事都给他们省了。

看透了这一点，秦菁反倒泰然许多，抬眸平静道：“他带了多少人？”

“三处城门各屯兵一万，周都尉的探子禀明，还有云都三处城门也被重兵封锁，约莫八万步兵，五万轻骑。”管海盛回道。

秦洛不过是个手无实权的空头王爷，就算手下养了些食客门人，加起来数百人已经是极限。

“十三万？”秦菁面无表情地低吟一声，心里却不复先前的惊慌，“他哪儿来那么多人？”

管海盛垂着眼，不动声色回道：“江北大营的驻军被调回来了！”

云都北部十里之外有一条卷龙江，江北常年驻守二十万精兵，为的就是护卫云都，若是朝中有人心怀不轨，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那边便能就近调动人马前来护驾。

江北大营的驻军首领原是先帝的心腹白家，可自七年前白奕自请去了西北戍边以后，那部分的兵权也放了出去。只是秦菁万没想到，时至今日那道本是为云都设置的保护屏障，反而成了困死他们的天罗地网。

洛王有备而来，就算这两天她一直守在安宁殿无暇他顾，可城门守卫的通报会拖到这时候才来，已经说明问题了。

“殿下准备怎么办？”管海盛见她不语，试着打破沉默。

怎么办？无非大势已去，还能怎么办？

“公公还是先回宣儿身边去吧。”秦菁心里冷笑一声，表情淡漠地抬眸看了他一眼，“看着他，别让他乱跑，我晚点就过去。”

在宫里待了几十年，管海盛也是个聪明人，揣度到她的意思，也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

看着他出了院子，李嬷嬷这才脸色发青地凑上来道：“公主，怕是要不好了，您快些拿个主意吧。”

“我知道！”秦菁低低应了声，面无表情道，“祁贵人这边你好好照看，这两天她也受苦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下半夜降了霜，地面上都是薄薄的一层，秦菁打发了随行的仪仗，只带着晴云，主仆两个徒步往回走，她开始平静地思索一些往事。

因为宣儿心智不足，当年为了防止他即位后外戚干政祸乱朝纲，满朝文武联名上书，要求去母留子以绝后患。为了保全儿子的皇位，萧文皇后饮恨自缢，但先帝多疑，仍是不放心，又大力打压萧文皇后的母家。

萧家是名门望族，时年秦菁的外祖父萧澄昱已是三朝元老，官拜一品的兵部尚书，同样为了护住外孙的地位，老人主动请辞，告老还乡，萧氏一族被迫迁出京城。

一年之内，先帝因病暴毙，因着当年他对萧氏一族的承诺，秦宣得以顺利登上帝位，成为九五之尊，而秦菁这个皇帝嫡姐亦是今非昔比，成了整个大秦皇室里最为尊贵的女人。

其实秦菁明白，虽然表面上他们给了她一个垂帘听政的名头，实际上却是架空了他们姐

弟的实权。身在高位这么多年，她体会最多的是高处不胜寒的绝望和无奈。

更何况，当年因为夺位落败，蓝太妃跟洛王一直心有不甘，这两年两人羽翼渐丰，又隐隐有卷土重来之势。

每日里陪着宣儿批阅奏折也培养出她在政治上的敏锐洞察力，秦菁不是感觉不到近两年朝臣的异动，只是现在失去母家的支撑，宣儿又是这么个状况，她能怎样？勉力支撑到这一天，不过是希望宣儿后继有人，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固地位，打消朝臣的顾虑罢了。

用她母后的生命跟外公一家的富贵前程为代价，为宣儿换来的这个皇位，她誓死都要守住，不容有失。可偏偏，满怀希望盼了十个月，最后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秦洛已经把皇宫围困了整整两天，现在尘埃落定，他没了顾虑，最迟等到天明就会动手了吧？

什么皇帝？什么嫡长公主？过了明天，她要拿什么去护宣儿周全？如果母后还在，如果外公还在，他们怎会落入这样的境地？

这样想着，秦菁不禁苦笑出声，抬起头，前面赫然已是她富丽堂皇的寝宫。

这座宫殿是她自小便住着的，十年前她大婚之日，先帝降旨在宫外为她起了一座公主府。被花轿抬出宫门的那一刻，她一直以为可以跟苏晋阳天长地久过一辈子，可是兜兜转转，只几个月后，她便又重新回到了这里。

终究属于别人的东西都长久不了，果然这里才是她的“家”，她的归宿。

“公主！”一直守在门口张望的侍女苏雨快跑着迎上来。

见她神情紧张，秦菁有些发愣，步子顿了一下，苏雨已经走到近前，在她耳边轻声道：“驸马回来了！”

打发开了晴云跟苏雨下去休息，秦菁独自跨进乾和宫的大门，往寝殿走去。

偌大的寝殿里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琉璃和色彩明艳的幔帐，可是这里的摆设越多越华丽，秦菁身处其中就越觉得冷清荒芜。

她迈过高高的门槛，苏晋阳果然是回来了，正坐在卧房的圆桌前面无表情地自斟自酌。琉璃灯罩将烛火渲染得很通透，映在他脸上，勾勒出他脸部几近完美的轮廓。

他确是个俊美脱俗的男子，起码初见他时，秦菁是这样觉得的。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像是一缕明亮的阳光，就那么猝不及防地照进她心里，生了根似的疯长。

而现在——

虽然容貌未曾改变，秦菁觉得自己已经很难在他身上找到当初那安定美好的感觉了，不知何时起，他的性格变得孤僻，整个人也跟着阴郁起来。现在秦菁每次看到他，都有一种森森的寒意从心底冒出来。

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其实秦菁一直记得，就是在秦宁死掉的那个夜里。

她知道他一直就不喜欢她，而在那一夜，他看她的眼神就彻底从冷漠变成了仇恨。他说

是她杀了他心爱的女人，神情暴戾，完全不肯听她一个字的辩解。

秦菁抬头四下看了看，虽然他回来了，可她依然觉得很冷。

她站在门口静静看他一眼，默默转身往后殿的浴房走去。

苏晋阳冷眼旁观，看着她如游魂般轻飘飘的背影，突然嗤笑一声：“你就不问我为何回来？或者怎么回来的？”

他怎么回来的？所有宫门都被秦洛跟蓝太妃的人封死了，只有他来去自如，其中藏了怎样的猫腻不是很明白吗？

很多事她都不是不知道，只是因为爱他，所以愿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就觉得她很蠢，不可理喻。

而事实上她是真的很蠢，明知他不爱她，也永远不可能爱她，还要这么死心塌地地守着盼着，不是愚蠢又是什么？

苏晋阳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重重砸在秦菁胸口，顷刻间她觉得四肢百骸像是被什么狠狠碾压过一样，疼到了骨髓里。

她身子剧烈一颤，下意识抬手抓住衣襟，转身涩涩地笑了：“十年夫妻，这就是你要给我的结局？”

“这场夫妻不是我要与你做的，你有怎样的结局也是自找，与我无关。”苏晋阳冷冷地看着她，他也觉出了这个女人在他眼里的陌生，她已经不若当年那般骄傲轻狂，以前若是遇到这样的事，她铁定是会抓着他的手臂，歇斯底里尖叫或哭泣的。

想到之前种种，苏晋阳厌恶地皱了皱眉，仰头灌了一口酒。

他抬手取过放在旁边的酒壶，想要再倒，秦菁不知何时已经到了桌前，毫无预兆地伸手挡住了杯口。

因为苏晋阳始料未及，壶里的酒就倾倒在她的手背上。

她手指枯瘦，关节处有些明显的突起，加上惨白的肤色映衬着，十分碍眼。酒水滑过秦菁的指缝，汩汩流到铺着红色缎子桌布的圆桌上。苏晋阳看着眼前与他记忆里完全不同的那只手，微微愣住，过了会儿，他才抬眸看向她。

她整个人都藏在那件华丽的凤袍下，下巴尖尖，瘦得有些可怜。

苏晋阳这才恍然记起，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看她了，他搜肠刮肚地试着想了下她以前的样子，可是想不起来。

秦菁脸色惨白，死死咬着唇看他，良久之后才似是妥协般认真问道：“你们会要宣儿的命吗？”

提到秦宣，她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光彩，苏晋阳也终于找到了一丝报复的快感。他面无表情地从她脸上移开目光：“那是你们之间的事，与我无关！”

谁的江山谁的皇位对他而言其实都没有关系，他只想摆脱这个可恶的女人，仅此而已。

苏晋阳的话冰冷绝情，秦菁理智溃散，突然一把握住掌下的酒杯，疯了似的用力摔了出去。杯子砸在墙壁上，碎瓷片溅得到处都是。

她用绝望的痛苦眼神死死盯着他，大声吼道：“苏晋阳，我到底欠了你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严格说来，这是她第一次在他面前撒泼耍狠，苏晋阳眸子眯成一条线，缓缓由桌旁站起，把她瘦弱的身体完全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

他眸子冰冷不带情绪，冷静反问：“你说呢？”语气出人意料地温柔，像是情人的耳语。

秦菁打了个寒战，张了张嘴，却无言以对。

她一直以为自己足够爱他，给了他所有的爱就可以弥补，可是她用了整整十年，却发现赔了夫人又折兵，他不领情，也从来没打算原谅她。

她欠了他什么？不管他信不信，秦宁的死，秦菁都觉得有必要跟他解释一次，可是这一天她真的很累，累到连多说一个字的力气都没有。况且三年前，苏晋阳自请离京到现在没有只言片语，一场夫妻做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说的？

紧绷的神经就在那一瞬间完全松懈下来，秦菁嘲讽地牵了牵嘴角，退后几步，转身进了后面的浴房。

浴房跟寝殿是连着的，中间只隔了一条光线晦暗的走廊，沿路没有点灯，却丝毫没能阻碍她的脚步。她目不斜视，一步步走到回廊尽头。

浴房里的热水是苏雨提前准备好的。秦菁推门进去，水雾缭绕，顷刻扑面而来，终于让她在这冰冷的冬夜里找到一丝温暖，身子一软的同时，后背虚弱地抵到身后的墙壁上。

闭着眼缓了好一会儿，等到身上又恢复了些力气，秦菁才重新睁眼，双手撑着身后的墙壁站起来，一件一件除掉繁复的风袍。

浴房地面是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被温水氤氲着，暖暖的感觉透过脚心一点一点攀爬上身体。

秦菁下到池子里，双手抱着膝盖把自己埋进池水里。温热的水浸染到皮肤上，似乎融入了血液，身上也跟着暖和起来，可她依然觉得冷，跟环境无关，就是心里某个角落结了冰。

那种森森的寒意透出来，她猛地打了个寒战，就痴痴笑了。睁开眼，苏晋阳不知何时已经跟了进来，正蹲在水池边上，看着她藏在水下的身子出神。

苏晋阳眸光沉得很，像往常一样带着让人完全看不透的情绪。

他们夫妻十年，即便关系一直不甚融洽，却也有过不少次肌肤之亲，但是因为心里一直存在的隔阂加重了陌生感，秦菁仍然不习惯这样在他面前。

她埋在水下的身子下意识缩了缩，然后转身从另一侧池边爬上去，从旁边的琉璃屏风中扯了件浴袍披上。

苏晋阳还蹲在池边没有动，秦菁扫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地往门口走去，可是错过他身边的时候，他突然伸手，一把扣住她的手腕。

大理石地面沾了水，有些滑腻，因为他蹲得很低，这一拉力道有点偏，秦菁身子一个不稳，险些又栽进池子里。好在他又手疾眼快地扶住她的后腰，自己起身的同时连带着也把她带了起来。

“三年没见，你就没有话要对我说？”苏晋阳声音很冷，带着惯有的嘲讽。

明明已是四面楚歌的境地了，秦菁还能这么泰然处之，这不能不让他困惑。只不过他把这份好奇隐藏得很好，没有丝毫显露。

说到底，他就是回来看她的笑话，想看她在他面前服软求饶。

秦菁低头看一眼他扣在她腕上的手，轻轻叹了口气：“我错了！”

她声音低弱，带着一声轻微的叹息。

苏晋阳以为自己听错了，难以置信地嘲讽一笑：“你说什么？”

“我错了！”秦菁重复，这一次她声音清楚很多，缓缓抬头看着他的眼睛又重复一遍，“苏晋阳，我说我错了！”

十年！他等她的忏悔等了十年，可是这一刻如愿以偿，苏晋阳突然发现自己手足无措。

“呵——”他皱了眉，由鼻息间哼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冷笑，居然不知道说什么。

“苏晋阳，我真的错了！”秦菁微微仰着头，平静地看着他，就那么猝不及防地笑了出来。

这些年，在他面前她一直都小心翼翼，苏晋阳其实从未见过她表情如此鲜明的一个笑容。

他眉头皱得更紧，秦菁笑着笑着却又打住，眸色一凛，使劲一把甩开他的手，然后一直退开好几步，才远远看着他道：“对着一个错了的人，我怎么可能做对事情，你说是吗？”

遇到他，是她此生犯下的第一个错误，爱上他，更是她这一生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可毕竟错了就是错了，而现在终于到了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的时候。

秦菁说着这话，眼睛里带着一抹决绝冷厉的恨意，她恨的是自己，落在苏晋阳眼睛里，却是她毫不留情退离他面前的那几步。

这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她不再靠近他，像是躲瘟疫一样远远避开。

也许是秦菁这个动作过于激烈，苏晋阳心底突然生出一股无名怒火。他一个箭步上前，再度一把扣住她的手腕。

这一次他用了很大力气，秦菁脑中嗡了一下，感觉手腕就要被他捏碎。

“你放手！”她咬着牙愤愤地抬头看他。

这个眼神再度触及苏晋阳的底线，他也用同样凶悍的目光狠狠地回敬她，一字一顿地冷声告诫：“即便是错，也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不要用这种怨毒的口吻跟我说话，你不配！”

“不配？”这两个字再次不留情面地刺伤了她，可就在那个瞬间，尖锐的疼痛刺上心口，秦菁心如止水般安静下来。

她抬起头看着苏晋阳的眸子，淡声道：“我是不配，那么你放开我吧，别让我这种女人脏了你的手。”

苏晋阳眸色沉得更深，两个人四目相对，他却没有松手。

秦菁不想跟他耗下去，又试着去掰他的手指。因为她反抗太过激烈，苏晋阳又恼了，不由分说地一把捞起她，打横抱起往外面走。

“你放开我！”慌乱中秦菁惊叫一声，而当她整个人凌空而起落在他怀里的时候，苏晋阳又是一愣。

她真的很瘦，抱在怀里没有什么重量。他的手压在她背上，几乎都能触到皮肤下精瘦的骨骼，那种感觉陌生得让他心跳空了一拍。

其实他一直记得大婚当夜他们第一次在婚床上痴缠的情景，她赤裸雪白的胴体带着少女的丰润与柔软，陷在那片血样的红色被褥中，几乎灼伤他的眼。

他一直都不是纵欲的男子，而且不喜欢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那一晚他的理智跟感情都着了魔似的陷在她身体的诱惑里，无法自拔。

他不记得上一次拥抱她是什么时候了，他也想不明白这个女人的身体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干瘪得这么厉害，像一张苍白的纸，随时都可能消失。

苏晋阳心里有一根弦莫名紧绷着，不顾她的挣扎，强行把她抱回卧室大床上，仿佛真的怕她会突然消失一样，紧跟着覆上她瘦弱的身子，把她牢牢禁锢在身下。

他动手去扯她凌乱地披在身上的宽大的浴袍，秦菁挣不过他，只能扯着嗓子喊：“既然你这么厌恶我的存在，又何必屈就自己来碰我？明天你就可以彻底摆脱我了，不是吗？”

她声音有点发颤，带着掩藏不住的恐惧。

她是真的很排斥同他做这种事。她这一生只认定苏晋阳这一个男人，不知道男女之间的欢爱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滋味，但是每一次都痛。

痛，但她愿意承受，因为她爱，以为这种痛便是女人需要为爱付出的代价，所以每一次她都默默咬牙承受。

她从不主动跟他索要，也从不拒绝他。

每次看着她在他身下眉头紧皱极力隐忍的模样，苏晋阳心里总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他原以为这样折磨她，自己起码是会感到快意的，但事实似乎又不是那样，那种感觉究竟是什么，他不愿意深究，只要知道她的痛苦就行了。

秦宁不可以白死，他这十年身不由己的日子也不是过过就算了。

那是他第一次全身心去喜欢一个女子，他永远忘不掉那个晚上自己在郊外找到秦宁时那女子衣衫散落满身血污遍体伤痕的样子，那么纯真美好的一个女孩子，秦菁这个可恶的女人

却让她以那样一种屈辱悲惨的方式死去。

“别忘了，今天，至少在这一刻我们还是夫妻！”仇恨再度侵袭，完全打压了他的理智，苏晋阳一把扯掉秦菁身上单薄的浴袍，远远甩开。

苏晋阳对待她从来都欠温柔，总是蛮横地侵入掠夺，发泄一般。虽然恐惧，但是知道自己在力气上争不过他，秦菁也不再徒劳抗拒。

她眸色清冷地看着头顶微微晃动的幔帐，死咬着的下唇已经有丝丝鲜血渗出来。

以往每一次，她总是习惯性地闭上眼咬着牙默默承受，每当看到她眼角滑落的泪痕，他总能森冷地笑出来。

她与他成婚十载，爱了他不止十年，却是头一次，她完全看不到他。

苏晋阳发现的时候，身体有一瞬间僵硬，身下动作也跟着慢了一拍，但是秦菁麻木了，完全没有感觉到。

“痛吗？”他突然一把掐住她尖瘦的下巴，狠狠逼问，“痛就哭出来，记住这痛是我给你的！”

秦菁，你真的会痛吗？那么就牢牢记住，这些痛是我还给你的。

你不是用你高高在上的身份给了我这一具婚姻的枷锁吗？现在后悔了吧？可是这还远远没完。

痛吗？秦菁也这样问自己，她知道自己很痛，但是已经麻木了。

这十年他再怎么不待见她，对她再怎么冷淡疏离，她都没有怪过他，可是这一次，他为了报复她，竟然跟蓝太妃他们连成一气，想要对宣儿下手？

他一直都知道，除了他，宣儿就是她的命。尽管以前一直自欺欺人地不愿承认，但是这一刻秦菁终于承认了——

他是真的恨她至此。

那么她还要继续坚持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哭？”秦菁咬着牙，眸色清冷地迎上他的目光，冷涩笑道，“反正自始至终，我的眼泪在你眼里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不是吗？”

尽管两个人的身体紧密地贴合在一起，秦菁仍然觉得冷，其实这些年的每一天，她的心无时无刻不是冷的。

她抬手抱住自己的肩膀，唇角嘲讽地牵动了一下，往旁边偏了偏脑袋，不再说话。

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惹恼了苏晋阳，素来冷心冷面的男子脸上第一次有了明显的怒容。他一把拉开她护在胸前的手臂，禁锢在头顶，更加剧烈地撞击她的身体。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从这个女人这里得到什么，可不管她是顺从还是反抗，她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能激起他隐藏得很好的脾气。

秦菁强撑着睁大眼睛，就是为了不让自己落泪，但是苏晋阳近乎疯狂的动作折磨得她几

乎崩溃，感觉身体被人撕裂了一般，每一根神经都印刻着疼痛。

“嗯……”当唇瓣上渗出的血珠汇聚着洒到枕头上时，秦菁死守的牙关终于把持不住，由喉间溢出一声痛苦耻辱的呻吟。

“苏晋阳，你疯了！啊——你放开我！”她嘶哑着嗓子尖叫，想要推开他，可双手都被他禁锢着完全动不了，绝望之余终于再次落下泪来。

只是落泪而已，却再不是掺了喜怒哀乐情绪的哭泣。

她闹得很凶，完全忘了自己高高在上的长公主身份，如一个平常的小女人般在他面前哭闹。

苏晋阳一愣，紧跟着心里生出一股怒气，因为他发现，这个女人以往在他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端庄大度不过是做戏。

他不在乎她是怎样的人，却无法忍受那种被玩弄于股掌的感觉。盛怒之下，他想远远抛开她，但是她哭闹得太厉害，他发现自己在她面前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

几乎是鬼使神差地，他竟然俯身去吻她眼角的泪，继而亲吻她颤抖的唇瓣。

以前在清醒的时候，他从不吻她，只在最后冲刺到神志迷乱的时候，才会忘了身下这女人有一张多么令人厌恶的脸孔，狂暴地蹂躏她的唇舌乃至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每当这时，他心里才会有一刻的平静，知道她还没有把自己交给别人，他还是她唯一的男人，可以继续完全地占有她，折磨她，侮辱她。

因为太过痛苦，秦菁眼泪几乎没有断过。一直到他发泄完，她才逃也似的撑着虚弱的身体，下床回到浴房，重新把自己冲刷一遍，然后换了件干净的衣服冲了出去，推开门才发现晴云跟苏雨就跪在门外。

两个丫头是从小就跟着她的，她的事情瞒不过她们。她们都知道她跟苏晋阳关系不好，遭受这样的侮辱却是头一次。

晴云性子倔，一直咬着牙没有哭，泪光晃动得相当明显。

“公主！”苏雨隐忍着眼泪，一个头重重叩在门口的青石砖上，恨声道，“您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

“是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秦菁无力地闭上眼，她也这样问自己，然后神色哀凉地笑了，“都别哭了，不会了，以后也不会了！”

她弯身扶起了苏雨，带着两人走出乾和宫。

秦宣所居的正阳宫位于后宫中心，而乾和宫偏后，从后者去正阳宫要从御花园的一角斜穿过去。

后半夜气温很低，除了偶尔巡视而过的御林军，宫里没什么人走动。御花园里假山树木林立，显得有些阴森。